

## 第一章 消失了十年記憶

王妃最近很不尋常，行為奇奇怪怪，打扮花裡胡哨，還總愛招她們這些貼身丫鬟回憶舊事，之後一直嘀嘀咕咕，並且情緒不定，上一刻哭個不停我見猶憐，下一刻偷偷傻樂，笑到興奮處，直接歪倒捶床或者捶桌子，絲毫不見往日的威儀。

丫鬟們有心想問，卻只得來敷衍的回答，她這種不正常的情況一直讓身邊的人擔心，得虧王爺這幾日不在府中，否則估計又是一場腥風血雨。

至於薛妙錦為何如此反常，是因為她遇到了天大的喜事。

明明她才年滿十六，剛嫁進景王府一個月，正是與景王新婚燕爾的時候，各處的雙喜字還沒摘下，某日一睜眼，她發現自己所處的環境變了，喜氣洋洋沒了，新房裡的一應擺設變了，而且貼身伺候她的丫鬟們也換了一票，甚至還有嫁了人生了娃的。

待她坐到銅鏡前，差點尖叫出聲，自己那張被稱為望京第一絕色的漂亮臉蛋最起碼老了五歲，原本如桃子一般的芙蓉面上不再有細小的絨毛，雖說成熟光滑了許多，但是也少了少女的青澀感。

找了人細細問過，她才知道自己瞬間老了十歲，今年二十有六，連娃都老大了。

薛妙錦悲痛得幾乎要流下淚來，是誰偷走了她年華最美的十年！

天妒紅顏，一定是老天爺都無法直視她的絕色容顏，才讓她瞬間忘了自己究竟是怎麼美過來的。

不過不等她悲傷過度，就有無數僕婦管事來稟報事宜，在景王府的一天正式開始了。

之後她就轉悲為喜了，因為她超有錢，私產比當初帶進王府的陪嫁至少增長了十倍，這還只是明面上的，以她對自己的瞭解，私底下的肯定更多，畢竟從小她就會為自己留後路，狡兔三窟。

等她把貼身丫鬟清風召來，隨口問了一句，那丫鬟就紅著眼眶捧出了一個木匣子。一打開，裡面是疊得整整齊齊的銀票，一千兩為一張，蓋著官印，厚厚一疊都數不清有多少。

「這裡頭有多少張？」

「兩百張，奴婢親自點的。」

薛妙錦努力閉上嘴巴才沒讓自己尖叫出聲，娘啊，整整二十萬兩！光一個盒子裡就有現銀二十萬兩，這買賣也太划算了吧。

用十年絕美年華換來這種神仙日子，這些銀票鋪在床上，她作夢都能笑醒好嗎！

「還有別的嗎？」

薛妙錦原本只是隨口一問，結果見清風猶豫了，更加心花怒放，竟然真的還有。十年後的她不僅是個身分尊貴的王妃，還是個擁有金山銀山的超級貴婦！

沒等她咧開嘴完全笑出來，就見清風「撲通」一聲跪倒在地。

她早已淚流滿面，聲音顫抖的道：「王妃，這些送給戚貴妃就足夠了，再多也無用。況且您之前已經送出去不少現銀了，總得留些銀子給自己傍身，以後若是真的離開王府了，處處都要銀錢的啊。」

薛妙錦當場就愣住了，這話怎麼越聽越不吉利？而且這其中必有隱情。

她擰了擰眉頭，腦子快速轉著，在她僅有的十六年記憶中，戚貴妃是當今聖上最寵愛的女人，連皇后都讓她三分，唯一可惜的是無子傍身，不知道多出來的這十年，她是否有生下一兒半女？

「莫哭了，這銀票咱們不送了。」薛妙錦立刻將木匣子蓋好，抱在懷裡仔細掂了掂。

這麼多銀子，誰送誰傻逼！

雖然不知道十年後的自己為什麼會冒出這個想法，但是既然現在的她只有十六年的記憶，那就按照十六歲的想法來活。

「啊？」清風哭懵了，抬起頭來傻乎乎地看著她，滿臉鼻涕眼淚，看著異常狼狽。薛妙錦「噗嗤」笑出聲，掏出手帕給她擦眼淚，輕聲細語地逗她，「清風妳再說說，還想要我做什麼？」

「奴婢不敢。」

「無事，在這個王府裡，我除了與妳們這些貼身的說上幾句心裡話，其餘的又能跟誰說呢？我仔細想過了，這銀子不送也罷，反正都是無用功，求人不如求己。」她故作憂傷的長歎了一口氣，眼神放空，半真半假的說了一句。

實際上她是看向鏡子裡的自己，美人垂淚，真真是梨花帶雨的美感，絲毫不減當年，沒有墮了望京第一美人的名頭。

清風方才幾句話說得那麼慘，想必她的境遇不會好，那就先順勢營造出孤家寡人的狀態，來套幾句話再說。

清風躊躇片刻，才用細如蚊蚋的聲音問道：「您一定要跟王爺和離嗎？」

「咳咳——」一直在維持美人淒淒造型的薛妙錦直接被口水給噙住了，瘋狂咳嗽。

什麼玩意兒？她一定是腦子被水淹了才想著和離。

她嫁進景王府的時候只想著要死死霸住王妃這個頭銜，無論以後事情如何變化，可是二十六歲的她卻想離開王府。清風哭得這麼慘，身邊幾個丫鬟都是一副苦大仇深的模樣，想來她有這個想法不是一兩日了，而是深思熟慮十分堅定。

薛妙錦恍惚了片刻，摸了摸自己尖尖的下巴以及沒二兩肉的臉頰，輕歎了一口氣，「這十年來，我一定過得很苦吧。」

話音剛落，屋子裡的幾個丫鬟瞬間全都跪下，清風更是哽咽出聲，「是奴婢們沒照顧好您，讓王妃您受苦了。」

一句話就把一屋子的人都惹哭了，薛妙錦有些哭笑不得，她親自將清風扶起來，把手帕塞到她手裡，「得了，傻丫頭，各人有各人的活法，怨不得旁人。」頓了頓又道：「我不和離了。」

輕飄飄的一句話落下來，清風的哭聲霎時憋在了嗓子眼裡，「王妃，您不必考慮奴婢，奴婢都是瞎說的。這事兒您籌謀了許久，世子爺和小郡主那邊您都通過氣了，就差跟王爺攤牌。反正無論您去哪兒，奴婢都是要跟著的……」

她一見自己提什麼王妃就答應什麼，整個人都要嚇呆了，就怕因為她一句話，惹

得主子下半生都不痛快。

薛妙錦嘴角含笑，心中痛快，瞧瞧，果然幾句話就讓清風這丫頭竹筒倒豆子般的全說了。

同時也驗證了她方才的猜測，丟失記憶的這十年她過得一定不痛快，要不然不可能在兒女雙全、家財萬貫，是個人生贏家的當下選擇跟景王和離。

不過她不準備順著這路子走，沒道理窮日子過完了，好不容易要享福了，卻要抽身而去。如今她有錢有美貌，有身分有地位，還不用經歷生子之痛，現在放棄王妃之位，那是蠢貨才會有的行為。

而且為了確保自己的身家性命，她一醒過來就旁敲側擊過了，歷經十年，景王的地位非比尋常，很得聖心，不存在造反的可能性，所以只要她不會受牽連喪命，誰都別想把她的景王妃之位給搶走。

「與妳們無關，我只是想著銀票與其落到別人手中，還不如自己享受完再說。把望京最好的匠人和繡娘都請來，無論是首飾頭面還是衣衫襪裙，我都要換新的。」她擺擺手，大概摸清了自己的狀況就放開手享受了。

之前剛醒過來她就翻過一遍箱籠了，難以置信二十六歲的她竟然穿得那麼老氣和素淨，沒有大紅大紫的亮色，全是藍綠灰這種，又不是在守寡。

她一向愛俏，甚喜豔色，覺得這樣才能配得上她這張臉，在閨閣中就素愛打扮自己，怎麼可以因為嫁人就把自己整成了怨婦風格。

既然變成王妃，那更要穿金戴銀，老娘要做女人堆裡最耀眼的妖姬！

「主子，這些是今年新製的衣衫，您還說過幾日就要穿這件深藍色的馬面裙進宮見貴人呢。」

「不，都換成豔色的，赤紅、粉紅、玫紅、鵝黃、嫩綠、水藍，怎麼扎眼怎麼來。我方才翻庫房的冊子，看見有宮裡貴的貢緞和鮫綃，能用的都用上。還有讓人去珍寶閣說一聲，今年家裡最好的寶石、東珠都不賣，給我用來打珠釵和瓔珞。」薛妙錦一擺手，面露嫌棄，對於那些老氣橫秋，充滿了濃濃棄婦風格的裙衫，她都不愛看第二眼，什麼玩意兒。

她薛妙錦決定從今日起，當整個大黎朝最美的女人！

同時再次感歎，自己究竟是個怎樣的富婆啊？連望京最大的珠寶店都是她開的，光看珍寶閣每個月送來的帳冊就足夠讓她明白，這是座怎樣的金山銀山，難怪能拿出二十萬兩送人，嘖嘖。

望京幾位手藝卓絕的匠人和繡娘都不接活計了，沒過幾日，這消息很快就在貴婦圈子流傳開，諸人一打聽，得知竟然是以素雅和節儉著稱的景王妃包下了這幾位，瞬間以為自己聽錯了。

「喲，我還以為以景王妃極要臉面的性子，哪怕是鬧得再難看也不會允許任何風聲傳出王府，讓外人看笑話，沒想到竟然猜錯了。」

「誰說不是呢？那位剛嫁過去的時候還是明媚鮮妍的一朵花，不過幾年就好似要

開敗了，這都年近三十了，半老徐娘還愛俏，也不知道是想收服爺們兒的心，還是日子真的過不下去了，要破罐子破摔了。」

最近的貴婦聚會都是這些閒磕牙的話，可惜當事人還在王府養病，連進宮請安都免了，她們這些人自然得不到最新消息。

「安平郡主，妳那兒可收到了什麼消息？」有好事者特地問了一句。

安平郡主乃是景王一母同胞的親妹妹，不過她與景王妃的關係著實一般，甚至可以說是惡劣，姑嫂之間的恩怨在望京裡也不算是祕密。

蕭寧憋屈得很，她就說今日這聚會開始之後，眾人怎麼一直捧著她說話，原來是為了刺探景王妃的情況。

「真是對不住，我許久不見大嫂，也不知她是什麼境況。」她把茶盞放回桌上，神色淡淡，實際上衣袖裡的手指都揪緊了。

那個女人又準備鬧什麼幺蛾子了？

景王府一改之前的清靜幽雅，變得異常熱鬧，府裡匠人都進來了兩批，大興土木，對後花園和涼亭進行了一番大改造。

薛妙錦躺在涼亭內擺著的拔步床上，習習涼風吹來，兩邊是月錦紗做的簾幕，風一吹隱約可見美人側臥。

涼亭外三面環水，荷花池裡生機勃勃，錦鯉嬉戲。

旁邊的椅子上坐著個梳雙丫髻的小姑娘，她一身紅，長得極其討喜，臉上帶著嬰兒肥，明明沒有塗脂抹粉，卻自帶粉嘟嘟的腮紅，一雙眼睛又圓又亮，忽閃忽閃的眨巴著。

她就是薛妙錦生下的龍鳳胎之一溫陽郡主，家中為了與安平郡主做區分，眾人都喊她小郡主。

此刻她身邊圍著一圈丫鬟婆子，在對著滿妝匣的寶貝挑東西。

「小郡主，這是羊脂白玉雕的活佛，請了然方丈開過光的，原本是一對，還有個觀音正好留給小世子，男戴觀音女戴佛。」

「這是紅珊瑚做的手串，一顆顆珠子是妙手大師親自磨的，可遇不可求。」

「這滿池嬌主題的珠釵出自錦繡大師之手，帶著南方風情，與北地略有不同，夏季戴著最好看。」

珍寶閣的管事最近每日都要來景王府報到，當然不是來盤帳的，而是每次都帶著一箱箱寶貝來給王府裡的女主人挑選。

薛妙錦一連折騰了幾日，總算是心滿意足了，現在又開始給便宜閨女打扮了。

珍寶閣出品必是精品，這位管事每挑出一件，說起它們的來歷，都會引得周圍的丫鬟們驚歎連連，紛紛熱切的給小郡主出主意，沒有任何一個女人能夠逃脫珠寶的光暈。

「怎麼了，儀姐兒，妳這是沒瞧上？」

儀姐兒是來給薛妙錦請安的，坐到椅子上之後，眼珠子滴溜溜往薛妙錦身上看，

機靈得很，但是管事嘴巴都說乾了，都不見她提起任何興趣來。

「娘，我不要這些，您要去哪兒就帶我一起去嘛。」儀姐兒一噘嘴。

薛妙錦挑了挑眉頭，有戲！看樣子她已經對一雙兒女提點過要離開王府的事情了，正好來套套女兒的話。

「這些都留下吧，辛苦你了。清風，送林掌櫃出府。」

她把人打發了，就對著儀姐兒招了招手。

儀姐兒原本腰背挺直地坐著，如今見她招手，眼睛瞬間瞪圓了，一副難以置信的表情。

「發什麼愣啊，過來陪娘躺躺。」

儀姐兒立刻滿臉歡喜，脫了鞋就躺在薛妙錦身邊，歪著頭問了一句，「娘是真的要走了，所以才對我這麼好嗎？」

「我以前對妳不好嗎？」

「好，但是不一樣。娘總說我貪吃還天真，容易被人騙，所以要我學好規矩，至少不能被人拿捏住，從我六歲之後就沒有再這樣縱著我了。」

薛妙錦一時無言，小姑娘的孺慕之情是掩蓋不了的，很顯然她們母女之間的感情極深，至少從這方面看，她是個好娘親。

她捏了捏小姑娘的鼻子，「娘不走，一想起儀姐兒這麼聽話，我就捨不得走了啊。」

儀姐兒一聽這話，更加的高興了，直接撲進她懷裡撒嬌。

薛妙錦引著她說話，儀姐兒話比較多，不僅問什麼答什麼，還會說到相關事務，讓薛妙錦瞭解了不少情況。

「娘不走的話，那我可要跟哥哥把銀子要回來，繼續給娘收著。」

「嗯？」薛妙錦立刻豎起了耳朵，又有銀子。

「就是娘之前給我和哥哥一人五萬兩，說是怕以後爹有了新王妃，那新王妃會欺負我們。不過哥哥那麼聰明，我身邊又都是王府裡的老人伺候，爹還不至於如此糊塗，新王妃除了會在銀錢上為難我們，也不敢幹出什麼太過分的事情，就先給我們準備好了。」

儀姐兒說到這裡，有些不好意思的笑了笑，「娘知道我的，總是丟三落四，我就先把銀子放在哥哥那裡。娘您放心，哥哥一向優秀，自小就出類拔萃，他的世子之位很穩固，又渾身都是心眼，哪怕新王妃真的不仁慈，他也能護著我不會吃虧的。」

儀姐兒說著說著就認真了，她握住了薛妙錦的手，揚起頭很嚴肅的道：「所以娘您要走的話就走，不用顧忌我和哥哥。我知道您不快樂，但是又不知道您為什麼不快樂。如果離開王府您能夠變得快樂您就去，我不會再任性的哭鬧了，哥哥都教訓過我了，我懂事了。」

薛妙錦看著女兒一副小大人的模樣，心軟得一塌糊塗，忍不住掐了一把她的小肉臉，由於手感太好，一時捨不得鬆開，「儀姐兒這麼可愛，娘怎麼捨得走呢？我都想通了，要留在王府裡看著妳和禮哥兒一起長大，不然娘不放心。」

其實主要是為了享受生活，她用了十年開疆拓土，賺錢生娃，怎麼可以到一切都

安定的時候就抽身了？

不用想她都知道和離後過的日子肯定糟心，不過二十六歲，和離了回娘家絕對不如在王府裡硬氣。

「娘，您真好，那我能在床上吃糕點嗎？今天的芙蓉糕看起來好好吃啊。」儀姐兒立刻得寸進尺，她從一進涼亭開始就盯上了那盤糕。

往常她是堅決不敢提這個要求的，主要是她娘管教得很嚴，她都七歲了，已經開始學規矩，平日裡在外面吃東西都有講究，更何況是躺在床上吃。

「吃！不過下回可不行了。」薛妙錦立刻就鬆口了，非常好說話，並且還朝床上一躺，跟女兒頭靠頭一起吃，糕點屑掉了滿身都不在乎。

在床上吃東西的快樂，那是平時在床下吃想像不到的，以後等她一個人都要這麼幹，反正又不要她收拾，還不用被長輩念叨，她自己就當家做主了。

她更加堅定了心中的信念，打死都不要離開王府，生是王府的女主人，死是王府的鬼。

「王妃，安平郡主來了，說是來瞧瞧您的身子。」外頭有丫鬟來通稟。

薛妙錦眉頭一挑，依照她僅剩的記憶，只不過嫁進王府一個月，跟這個小姑子就不太對盤，後來從幾個大丫鬟的嘴裡也挖到了一點消息，知曉之後她們之間的關係不僅沒有緩和，還更加惡化了，這時候小姑子來看她做什麼？

「大姑姑怎麼來了？娘，您要不還是別見了，她肯定是來氣您的。」儀姐兒一撇嘴，直接埋怨。

薛妙錦有意逗她，「那儀姐兒倒是說說，妳覺得妳姑母是個怎樣的人？」

儀姐兒將嘴裡的糕點嚥下，忙著讓旁邊的丫鬟收拾，無比認真道：「娘說我就知道吃，雖傻但可愛，是娘的心頭寶。而大姑姑卻連吃都不會，盡撿一些髒的臭的別人不要的東西吃，蠢極了！」

薛妙錦忍不住笑出聲，看樣子當著小姑娘的面兒，她沒少埋汰這位小姑子。

當然這只是比喻，她所說的其實是安平郡主的婚事。這人明明貴為郡主，卻選了個繡花枕頭的小白臉當夫君，空有一張臉，沒什麼本事兒，甚至還攛掇她回娘家鬧事，差點把郡主的名頭都給弄丟了。

安平郡主被人請進來的時候，首先看到了王府各處都大變樣，各種奇珍異草隨處可見，一些需要精心養護的植物隨意栽種在園子裡，完全暴殄天物。

再到她進入涼亭，看到薛妙錦母女倆枕著寒玉枕，一應穿戴無一不精，幾乎從頭到腳都能看出是稀罕物，她心裡的不滿徹底被挑了起來，還沒坐下來就直呼其名，先把薛妙錦罵了一通，「薛妙錦，妳往常雖然討厭，但是也不至於如此沒腦子，明知道兄長內憂外患，四處都有人盯著，妳還將把柄送上去。妳信不信妳今兒大手大腳花錢如流水，明日就有御史參兄長一本，驕奢淫逸，府中家財萬千，來路不正？」

「我花自己的嫁妝，妳管得著嗎？」

蕭寧叨叨了那麼多，結果被她一句話給懟了回來，頓時愣住了。

她知道這位大嫂極其不喜歡她，不過就算她再怎麼耍脾氣，蕭妙錦也會礙於長嫂

的身分給她留幾分薄面，四兩撥千斤就算了，還從不曾這般直白的甩她臉子。

「妳說什麼？」

「我說安平妳也有不少嫁妝，要是眼紅我的話，就回去花妳自己的銀子啊，別成天省吃儉用，養妳夫君一大家子還得不到什麼好臉色，不如把自己打扮得好看些。妳瞧瞧妳今日的穿戴，嘖嘖，老裡老氣，臉上的脂粉都浮起來了。我最近將脂粉換成了現磨的珍珠粉，又白又服貼，好看吧？」薛妙錦上下打量了蕭寧一眼，從蕭寧進屋開始她就盯著人家的打扮看。

這麼一對比之後，她真的覺得自己保養得不錯，至少如今的小姑子瞧起來就像是老了十歲，而她至多老了五歲。

她必須在打扮上注意些，爭取重回十六歲，依然是風騷一枝花！

「妳、妳竟敢——」蕭寧被她氣得渾身發抖。

薛妙錦是個人精她一向知道，尤其最重顏面，哪怕姑嫂倆已經鬧得很難看了，但是薛妙錦都不會這麼直接的奚落她，所以她曾罵過薛妙錦虛偽，結果如今薛妙錦不虛偽了，她卻直接被戳到了肺管子，氣得半死。

她已經完全失去了理智，像是被踩到痛腳的瘋狗一樣，瘋狂喝罵，「我就知道妳不是什麼好東西，都這麼大歲數了還成天只想著打扮自己，一心盼著紅杏出牆吧。別以為我不知道妳心裡裝著別的野男人，早就找好下家了，想跟我哥和離。全望京都知道妳有錢，可那又怎麼樣？要不是有王妃的名頭撐著，妳有個屁錢！

「等我哥回來，我一定讓他休了妳這個不要臉面的貨色，堅決不會讓妳帶走王府的一分錢！」又道：「儀姐兒，快到姑姑這裡來，別跟妳那水性楊花的娘湊到一起，小心妳被她帶壞了，還毀了清譽。」

儀姐兒明顯被嚇到了，不停地往薛妙錦懷裡鑽。哪怕姑姑和親娘不對盤，可是兩人從來不曾發生過如此激烈的爭吵，更不曾用過這樣帶有攻擊性的字眼。

薛妙錦眉頭一擰，摟住儀姐兒的肩膀，厲聲道：「來人，把安平郡主給我攆出去，沒有我的命令，不許再放她入王府。」

「妳什麼意思？景王府姓蕭，是我的娘家，該走的人是妳。」

「嫁出去的女兒如潑出去的水，現在我是景王妃，我讓妳從我家滾出去，妳就得滾！」

薛妙錦一揮手，立刻就有婆子上前來，嘴上還是客客氣氣的請人離開，但實際上已經一人架著一條胳膊，要把安平郡主抬出去。

「反了妳們，睜大妳們的狗眼看看到底誰才姓蕭！薛妙錦，妳給我等著，等我哥回來了，我一定要他休了妳！」蕭寧到了這會兒也不敢劇烈掙扎了，怕被下人們看了笑話，但狠話還是要放的。

薛妙錦勾了勾唇角，她果然沒看錯，當初相處的那一個月她就看出這位主兒是個攪屎棍，被後娘給養歪了，沒什麼腦子，一有什麼風吹草動就衝在前頭打探敵情。看樣子是她最近在望京的動靜大了，有人想知道發生了什麼事兒，不過任由那些人想破腦袋，也猜不到她轉性子並不是為了鬧和離，而是覺得自己錢太多，身分太尊貴，想要好好造作一番，只要不丟腦袋，怎麼讓自己舒服怎麼來。

當然她更不會顧忌這位小姑子的臉面了，要是她當真十六歲，剛嫁進景王府，自是需要夾緊尾巴做人，畢竟她都沒站穩腳跟，做人留一線，日後好相見。

可是現在她兒女雙全，這小姑子都不知道嫁出去多少年了，也敢往她頭上爬，還敢在她閨女面前胡說八道，那就休怪她把蕭寧的臉往腳下踩了。

## 第二章 撒嬌勾引樣樣來

正鬧著，這時有人來通稟了，「王妃，王爺回來了。」

蕭寧開始用力掙扎，扯著嗓子大喊救命，分明是做樣子給人看。

薛妙錦起身穿鞋，絲毫不驚慌。

雖說自家男人回來，她沒提前收到通知，不過她早在心底醞釀好要如何對待這位夫君。

男人頭戴金冠，身穿黑色長袍，衣衫上用金線繡著麒麟，一路風塵僕僕，顯然是趕路回來的。

他抿著唇，眉頭輕皺，彰顯著不太妙的心情，隔著大老遠就聽見了蕭寧略顯刺耳的喊叫聲，原本就不佳的心緒越發煩躁。

忽然，一道倩影飛撲而來，縱身一跳，直接撲進了他的懷裡，雙手摟住他的脖頸，甜兮兮地道：「夫君，你回來了。」

溫香軟玉在懷，鼻尖立刻就嗅到一陣淡雅的香氣，倒不是什麼調配的香料味，而是帶著淡淡的果香，跟她綿軟的聲音一樣，散發著甜甜的氣息。

男人一僵，實際上他是渾身帶著鬱氣回來的，看到自家跟潑婦一般的親妹妹就更加心情抑鬱了，完全準備好迎接一場大鬧特鬧。

他萬萬沒想到什麼糟心事都還沒瞭解就先被抱了個滿懷，還是被已經成親十年、激情不再的髮妻抱住。

要知道，他們上一次這樣親密的擁抱，恐怕得回到七八年前。

那個時候他們才成親幾年，還有了雙胞胎，正是如膠似漆的時候，而如今根本不可能。

因此蕭燁一動不動，下意識地伸手捏了一把，察覺到掌下的觸感的確是柔軟的軀體，才確定的確是王妃抱住他，不是別人。

當然，莫說王爺這個枕邊人，就是涼亭內的其他人都驚呆了。

蕭寧更是抬手揉了揉眼睛，親娘啊，她看到了什麼？薛妙錦是不是被什麼奇怪的東西附身了？竟然在大庭廣眾之下這麼抱上去，連當初兄嫂新婚燕爾的時候，她都沒瞧過這麼刺激的場面，如此旁若無人的抱在一起，她真的不知道該說什麼。

「夫君，你可算回來了，你都不知道，這些日子你不在府中，我是茶飯不能思，夙夜不能寐，整個人都瘦了。你有沒有覺得我的腰都細了，下巴也尖了？」她邊說邊拿著他的手丈量自己的身形，好讓他感受一下自己有多辛苦。

蕭燁低頭看著眼前這張嬌豔明媚的臉，頓時有些失神。

她似乎比他離開前更加誘人了，嫣紅的唇輕輕嘟起，膚如凝脂，眉如遠山，特別是那一雙大而亮的眼睛，像是山泉水一樣，清凌凌的惹人愛憐。

這樣近的距離帶著衝擊性的效果，明明他們已經當了十年夫妻，同床共枕不知道



多少次了，無論什麼樣的她他都見過，但是現在她撲進他的懷中，比新婚燕爾更甜的撒嬌，他竟然會失神。

十年夫妻，七年之癢都過了，不止激情不再，甚至她私底下的小動作他都一清二楚，他們已是走到和離這一步的陌路夫妻，如今他卻覺得她依然能夠帶給他衝擊？這種有些曖昧親暱的氣氛很快就被蕭寧給打破了，她掙脫兩個婆子的鉗制，迫不及待的開始告狀，「大哥，你總算回來了，你可要替我做主啊。薛妙錦竟然要攔我走，沒有她的允許還不准我來王府，她根本就沒把我當成一家人，完全就要爬到你的頭上了！」

蕭燁回過神來，想起之前收到薛妙錦的信，他的心就往下沉，稍微升起的柔軟心思立刻消失殆盡。

「下來，站好。」他作勢要放開薛妙錦。

哪知懷裡的人立刻用力，一副死都不放開的模樣，纏著他的力道更緊了，耍無賴道：「不行，我的鞋掉了。」

蕭燁低頭一看，才發現她因為跑得太急，如今腳上只掛著一隻繡鞋，還有一隻落在了兩步開外的地上，瑩白的腳正悠閒的晃蕩著。

他的面色更加沉鬱，抱著她走過去，明顯是讓她穿鞋。

「不行，我不要，你都離開一個月了，讓我獨守空閨這麼久，再多抱我兩下不行嗎？」她看他這麼絕情，頓時就委屈了，竟是旁若無人的控訴起來。

涼亭裡除了偶爾響起的風聲之外，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靜。

在一旁伺候的清風幾乎把手心都掐腫了，王妃這是怎麼了？衝著王爺撒嬌耍賴？不可能，不可能，時間往前倒退個七八年她還能相信，但是現在完全不可能，肯定是她眼睛瞎了，產生了幻覺，王妃不可能這麼嘍！

「薛妙錦，妳要不要臉啊？當著這麼多外人的面兒，妳纏著我哥撒嬌，不知羞恥不成體統，妳趕緊滾下來！」蕭寧幾乎要瘋了，面色青紅交錯，一方面暗恨這個大嫂不要臉，另一方面又覺得他們夫妻倆這種摟摟抱抱的情形讓她有些羞窘。薛妙錦嗤笑一聲，「誰不要臉？我在自己的府中，跟我夫君舉案齊眉，恩愛兩不疑，礙著誰的事兒了？倒是妳一個外人站在這兒，還不懂非禮勿視、非禮勿聽，非君子所為。妳要是嫉妒，有本事也回去抱妳家的白眼狼啊，不知道他愛不愛搭理妳。」

她說完之後，似乎為了證明她的行為名正言順，還低頭「吧唧」一口親下去。在看到 she 跟鬥雞一樣的狀態時，蕭燁就心生幾分不妙的預感，看到她低下頭直衝著自己而來，下意識地一偏頭，最後那個吻落到了他的唇角，帶著微微的濕意和柔軟，似乎還沾著她唇上的口脂。

「啊！薛妙錦，我跟妳拚了！」蕭寧何時受過這種委屈，怒氣上湧。

啊啊啊，她大哥髒了，不乾淨了！嗚嗚嗚，都怪薛妙錦這個女人！

「夠了。」蕭燁將薛妙錦直接扔到了拔步床上，明顯是不想夾在兩個吵鬧的女人中間。他一路趕回來，現在身心俱疲，頭疼得很，實在不想摻和這個官司。

「從我進門開始就沒聽妳喊她一聲大嫂，如果妳不願意喊，她不讓妳進門也是妳

自找的。」他坐在涼亭中唯一的椅子上，伸手按了按眉頭，滿臉的疲憊。

「可是大哥，她外面都有人了，還算計著要跟你和離——」蕭寧很激動的想要反駁，可是她一句話還沒說完，就迎面對上了蕭燁幽冷的視線，下意識地閉上了嘴。

雖然大哥一個字都沒說，但是她知道那是對她的警告，警告她管得太寬了。

「大哥，你外出辦差，這麼久才回來，應該很累了，我下次再來看你。」

「哎，不行，我不同意。」哪怕蕭寧服軟了，可是不是對著薛妙錦，所以她毫不猶豫的跳出來當惡人。

蕭寧憋氣，用惡狠狠的眼神打量著薛妙錦。

薛妙錦不搭理她，眼珠子滴溜溜往蕭燁身上掃。

「大嫂，我下次再來探病。」蕭寧終究還是硬著頭皮妥協了。

薛妙錦輕哼了一聲，似乎還算滿意，「希望妹妹下回態度溫和些，免得我這個病人還得看妳用臉子，病情若是加重了，就真的不能再讓妳來了。」

她說完衝著蕭寧眨了眨眼，看似調皮，但落在蕭寧的眼中等同於挑釁，卻又無可奈何。

「我會的。」蕭寧咬牙切齒地道，說完就準備離開了。

但是當她回過頭，有些不放心的看上一眼時，眼前的景象讓她差點氣得頭皮都炸了。

薛妙錦胡亂穿起繡鞋下床，再次黏上了蕭燁，側坐在他腿上，一隻手輕輕搭上他的脖頸，另一隻手則從盤子裡拿起一顆葡萄，把皮剝了送往他的唇邊，指尖戳著葡萄抵在了他的嘴唇上。

蕭燁皺了皺眉頭，依然閉緊著嘴。

修長白皙的手指在眼前晃悠，一時之間他竟是分不清是她的手指更加瑩白，還是葡萄更加晶瑩剔透，總之他覺得她變得十分不正常。

「夫君，你要是不吃的話，葡萄汁落下來就要讓人瞧笑話了。堂堂景王殿下，已是而立之年，吃東西還流口水。」她眉眼彎彎，似是調侃他，但是態度卻十分堅決，他不吃下去她絕不甘休。

最終他還是張了口，將那顆葡萄吃進嘴裡，酸甜的汁液一下子充滿了口腔。

蕭寧就這麼眼睜睜地看著她大哥吃了那顆葡萄，而她那不要臉的大嫂方才還把指尖也塞進了他的嘴裡。

這個狐狸精絕對是故意的！之前那些茶會上的女人說得對，都已經是半老徐娘的年紀了，還想著法兒勾引爺們兒，氣死她了，大哥更加不乾淨了！

薛妙錦的指尖一熱，蕭燁的嘴唇溫度偏高，風塵僕僕趕回來，嘴邊有一圈青色的鬍渣，碰到之後有些癢。

她毫不在意的縮回手，好似完全沒有故作心機的做出這些小動作，扭頭看了一眼涼亭外，微風將紗幔吹起，她恰好對上了蕭寧惱怒又不甘心的視線，勾了勾唇角粲然一笑。

她的預感不錯，這安平郡主果然腦子不太好使，她終於明白為什麼她們姑嫂倆的

關係不好，任誰有這種腦殘小姑子在一旁虎視眈眈，一碰自家夫君就好像玷汙了他一樣，心裡都不會好受。

薛妙錦想到這裡更加歡樂了，再次低下頭，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親了一下蕭燁的唇，還蹭了一下，毫不意外的嘗到了葡萄汁的味道，笑得眯起了眼。

「夫君，你好甜啊。」

蕭寧看到這一幕之後，氣得差點昏厥。

為了不讓自己當場死在這兒，她終於一扭頭，氣憤的奪路狂奔，腦海裡始終縈繞著兄嫂接吻，和大嫂說「你好甜啊」的場景，她真的不能忍受。

兄嫂成親十年，不如今朝一次碰面的打擊大，果然是薛妙錦之前手下留情了，沒有當著她的面兒秀恩愛。

蕭寧直接開始懷疑人生。

「她已經走了，妳沒必要故意氣她，下去。」蕭燁恢復了坐懷不亂的狀態。

哪怕眼前人的變化真的很大，但是他們走到要和離的這一步是不會改變的。

他微微抬眼，目光裡帶著幽冷，像是冰塊一樣散發著冷意，拒絕她的靠近。

薛妙錦差點直接起身走人，她的身體比思想反應得更快，顯然他們夫妻倆的問題真有點大，不過她卻沒動彈，一直瞪著他。

「薛妙錦，妳又想玩什麼花招？」他的耐心告罄，連名帶姓的稱呼她。

「我能玩什麼花招？當然是想你了。」薛妙錦翻了個白眼，似乎在控訴他的不識好歹。

清風的一口氣都提起來了，就怕自家王妃說「我想跟你和離」，結果等來的竟然是這樣一句回答，驚得眼珠子都快掉下來了。

所以王妃是真的想通了？不僅不和離，還要好好哄著王爺，跟他重回新婚燕爾之時的你儂我儂？

「爹，娘，我先下去休息了。」

眼看親娘又要發揮耍無賴的精神，一直站在一旁的小世子開了口。

聽聞男童的聲音，薛妙錦才後知後覺的發現自己的便宜兒子也到場了。

「禮哥兒回來了，快讓娘看看，是不是瘦了？」薛妙錦這才從蕭燁懷裡起來，走到禮哥兒身邊，拉著他的手轉了一圈，仔細瞧了瞧。

「都曬黑了，你爹是不是沒照顧好你？他在外面有沒有看上別的女人？」她說完摸了摸他的腦袋，一臉的不滿，當然最後一句話是湊在他耳邊說的，完全是娘倆的小祕密。

禮哥兒抽了抽嘴角，他明明是跟爹一起回來的，一前一後進了涼亭，結果娘光顧著對爹又親又抱又撒嬌，完全顧不上他這個親兒子，要不是他出聲，估摸著等到晚上娘都不一定發現他。

結果好不容易關心他兩句，還立刻就追問爹是不是看上新的女人了，果然娘變了，跟他離開王府之前消極的態度天差地別。

「兒子一切都好。爹收到您的信箋就快馬加鞭趕回來了，可能有些累，您有什麼事兒可以明天再好好說。」他衝她眨了眨眼，明顯是在給她打暗號，讓她今日乖

一點，蕭燁今天身心俱疲，估計心情不怎麼好，等養精蓄銳之後再談敏感話題比較好。

他猶豫了一下，最終還是學著親娘的模樣，湊過去輕聲耳語，「爹公務纏身，又要照顧我，並沒有任何時間接觸女色，哪怕有不長眼的人送人過來，他也是一眼未看。爹本來就不是好色之人，娘您大可放心。」

這種當著人的面兒說悄悄話的行為，在禮哥兒所受的教育之中非君子所為，好似說人家壞話一樣，因此他的耳尖有些發紅。

薛妙錦看著便宜兒子這副樣子，不禁樂呵呵的，果然如吃貨閨女所說，這小子機靈得很，話裡話外都在提醒她。兒子女兒都站在她這邊，讓她的心中充滿了無窮的力量。

看，她完全有資本造作啊，就算她跟王爺打起來也不是孤軍奮戰，至少可以帶著一雙兒女群毆這個不識抬舉的男人嘛！

想她望京第一美人親自把葡萄餵到嘴邊了，他還敢不吃，不是眼瞎就是無能。

「儀姐兒，走了。」禮哥兒交代完，看著氣氛差不多，就想著把妹妹也帶走。儀姐兒一直靜悄悄的趴在床上看戲，之前爹娘親暱的時候，她還抬起雙手捂著眼睛，雖說都從指縫裡看完了，但心情還是很激動的，此刻並不想走。

「我再陪著爹娘說說話。」

「我給妳帶了禮物，江南那邊匠人的手法跟北地不一樣，有很漂亮的兔子燈，妳不來我就送別人了。」

儀姐兒一聽這話，當下也不敢再留，立刻穿上鞋跟著哥哥走了。

實際上禮哥兒找她，是要打聽親娘這變化到底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的，又到了什麼地步。

「我是接了妳的信箋才一路疾馳回來的，妳有什麼話要交代的就說吧。」蕭燁敲了敲桌面，勉強耐著性子。

薛妙錦的變化不在他的掌控之中，他出外辦差的這一個月究竟發生了什麼事，讓她產生如此天差地別的變化？他心頭隱隱生出幾分不祥的預感。

實際上他知道，她這麼著急地讓他回來是為了和離，只不過她沒開這個口，他就等著她先提。

十年的時間，這段關係終究是走到了盡頭。

清風看著一副準備攤牌模樣的王爺，緊張的直嚥口水。完蛋了，和離的事終於要被提出了嗎？

薛妙錦眨了眨眼睛，一副完全不懂他在說什麼的樣子，「有什麼可交代的？我給你寫信純粹是因為我想你了啊，輾轉反側，寤寐思服。」

蕭燁咬牙，這個女人又搞什麼把戲？還跟他說起了情話，一看就假得不行。

「沒別的事了？」

「我還能有什麼事？想你就是最大的事。」她咬死不認，實際上信箋裡究竟寫了什麼，她根本不記得，不過幾乎全望京的人都覺得他們要和離了，那肯定不是什麼好話。

眼前這個男人能得皇上寵信，必定是有勇有謀之人，她之前私下的佈置他肯定是知曉的，可是如今她根本不可能和離，死都不和離。

蕭燁被她氣笑了，勾著唇揚起一個細小的弧度，那抹笑容幾乎瞬間即逝，聲音放柔了許多，「真想了？」

薛妙錦立刻點頭如搗蒜，這可是金大腿，肯定想啊。

他起身，伸手攬住她，咬住她的耳朵輕聲呢喃，「好啊，那咱們回房好好的敘一敘相思之苦。」

他的話充滿了調情的意味，都是老夫老妻了，這其中代表了什麼，她自然是清楚的。

薛妙錦的身體一僵，這是她下意識的反應，十年夫妻，或許連房事都甚少了。不過她很快就調整好了，立刻揚起一張笑臉，直接走到他身後，對著他寬厚的後背縱身一躍，雙手勾住他的脖頸，「好啊，夫君，你背我，我不想走路。」

正在默默觀察事情發展的下人們統統腿一軟，差點嚇得跪了。

這什麼情況？王妃可是成熟果斷的當家主母，根本幹不出這種丟人的事情。不想走路所以要王爺背？王妃今年二十有六，不是六歲啊！

蕭燁被她撲得往前一衝，但還是下意識地扶住了她，諷刺的笑了一聲，看樣子王妃這次的花招比較新奇，竟然連這種幼稚的行為都做得出來，他決定靜觀其變，等著看她能忍到幾時。

兩人回了正院，一進屋蕭燁就把所有下人都攆出，二話不說直接摟住她，用力地將她按進懷裡，給了她一個激動的熱吻。

他的力道很大，薛妙錦被他箍得幾乎喘不過氣來，一吻畢她立刻掙扎著偏頭，躲開他的親近。

對於她的推拒，蕭燁毫不意外，眸光一沉，緊接著冷笑出聲，一把掐住她的下巴，語氣危險的道：「無事獻殷勤，非奸即盜。王妃，妳有什麼事兒儘快交代為好，否則狐狸尾巴都要露出來了。」

「想你也叫非奸即盜嗎？妻子想許久未歸的夫君那不是人之常情嗎？」她瞪他，堅決不妥協。

他立刻低頭，還想再過分一點，想著她究竟是有什麼天大的難事要求他，竟然不惜對他可憐兮兮地裝了這麼久？

結果他剛湊過去，她再次扭頭避開。

「這也叫想？王妃果然口是心非。」他目光一閃，很快就鬆開她了，心頭也不知道是失落還是放鬆。

「來人，備好熱水進來，王爺要沐浴。」薛妙錦揚高了聲音喚了一聲，外頭立刻有丫鬟應下。

「夫君，你急什麼，不得好好沐浴後再說嗎？你比當年成親的時候還要猴急，果然小別勝新婚呢！」她歪了歪頭，笑得一臉害羞，耳尖都紅通通的一片。

蕭燁對她這番表現幾乎歎為觀止，無論薛妙錦所圖為何，對於她這番演技，他絕對是認可了。

已經到了箭在弦上不得不發的時候，她還能羞澀得像個小姑娘，他都懷疑他們白當了十年夫妻，他竟然這麼不瞭解枕邊人。

下人們抬著浴桶和熱水進來，很快就收拾停當。

蕭燁完全把她當空氣，直接脫了衣裳開始沐浴。

看到男人強健的體魄，薛妙錦下意識地避開目光，血液全朝臉上湧，弄得面紅耳赤，很快又忍不住打量起來。

在她僅有的一個月婚後記憶之中，王爺是個非常強壯的男人，而且她還發現他天生神力，有時候掐住她，不注意力道的話總要留下一片青紫，特別是前幾次同眠的時候，她都覺得煎熬難受，哭得不行，甚至還害怕與他同房。也不知道這麼多年過去，他有沒有收斂，還是隨著歲月的流逝，已經精力不比往日了？

蕭燁看著她出神的模樣，不由得冷笑，也不知道她又在心底盤算什麼。

不過還不等他嘲諷出聲，薛妙錦就站起身直接走過來，雙手輕柔地給他按摩擦背，完全是一副賢妻良母的模樣。

外面的下人們都等急了，廚房裡還燒著熱水，就等著王爺讓人進去換洗澡水。當然最後她們並沒有等到主子們的吩咐，而是聽到一陣婉轉的低吟，猶如貓叫一般。

清風等幾個大丫鬟立刻面色一變，今日匪夷所思的事情有很多，她們已經能很快應對了，一個個低頭斂目，雖說面色微紅，但還是安排好值夜的時間。

浴桶裡已經找不到人了，蕭燁抱著薛妙錦的時候還感覺有些不真實，不過送上門的肉不吃白不吃，更何況這是他名正言順的妻子。

他還特地觀察了，薛妙錦不僅沒有之前沉靜到像是只是要完成任務一樣的表情，反而帶著幾分躍躍欲試，雖然透著古怪，他卻無法顧及那麼多。

一路趕回來，身體還是疲乏的，一盞茶的功夫就結束了。

薛妙錦有些發懵，這和她之前設想的完全不一樣，王爺分明身強力壯，再怎麼著也要兩盞茶甚至更長的時間。

或許因為太過驚訝，她嘴巴一快就把心裡的想法嘀咕出來了，「這麼快？」

室內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靜之中，曖昧的氣息很快就散了，反而透著十足的尷尬，再加上蕭燁的死亡凝視，薛妙錦憋屈極了。

她不是故意的，主要是真的太震驚了。沒想到十年過去，他們不僅兒女雙全，王爺也英年早衰了。

嘖嘖，男人老得竟然這樣快，不過她是個有良心的女人，哪怕王爺已經像後宮的太監看齊了，她也不會嫌棄他的，畢竟光他是王爺這一條就足夠讓她死心塌地跟著。

她給了自己片刻的時間調整狀態，再一抬頭已經滿臉羞澀，欲說還休的模樣，「王爺，你真棒，我好滿足啊。」

她往他懷裡一靠，摟著他的脖頸甜膩膩的撒嬌，眼神亮晶晶的，好像充滿了星星一樣，對他充斥著全然的敬仰，用眼神示意他——你最陽剛你最棒，你是全天下最持久的男人！

蕭燁氣得額頭上青筋直爆，一萬句髒話堆積在心頭，卻一個字都罵不出。他能說啥？其實他還是挺厲害的，只是今天發揮不穩定？主要是氣氛也不太好，誰知道她這麼配合，都十年老夫老妻，激情不再，懂不懂？但無論說什麼都是藉口滿滿，睡不著怪床歪，不長久怪氣氛，他可以肯定要是敢把這話撂出來，他會永遠地被釘在恥辱柱上。

「閉眼，睡覺！」他抬手一把捂住了她的雙眼，不想跟她有任何眼神交流。蕭燁偃旗息鼓了，在薛妙錦眼裡那就是自動認慫了，她長鬆了一口氣，幸好不需要她再裝出一副他很厲害的樣子。

她乖乖聽話閉眼睡覺，當然，臨睡前她還不死心的拽著兩人的衣袖打了個死結。

「妳又搞什麼幺蛾子？」他隨時在發火的邊緣徘徊。

「我太想你了，今晚你不能離開我，結髮為夫妻，恩愛兩不疑，但結髮太麻煩了，以衣衫替代。」她情話張口就來，邊說還邊用無比真摯的眼神看他。

蕭燁真的氣都氣不起來了，這騷話說得誰能扛得住？他索性捂住了她的嘴，「閉嘴，睡覺。」

薛妙錦終於消停了下來，腦子轉了一圈，回想了一下自己今天的表現，覺得無比完美，滴水不漏，還把夫君哄得好好的，完全沒什麼後顧之憂。

徹底放下心之後，一夜好眠。

### 第三章 進宮見貴人

原本薛妙錦應該一覺到天亮的，但是外面還沒有丫鬟們洗漱的動靜，她就聽到「嘎吱嘎吱」的木頭搖晃聲，整個人似乎也在晃動。

她猛地睜眼，首先想著是不是地動了，她還有好多銀子沒花呢，可不能被壓死。結果接著就對上了蕭燁滿是汗水的臉，他青筋直爆，情緒也很激動。

周身的五感恢復，還不等她從無語中清醒過來，就被拖入了一片深淵之中。

外面的天色逐漸亮了，值夜的丫鬟們也開始起床洗漱，收拾了好一陣子，卻無人敢來叫他們。

裡屋傳來的輕哼聲不言而喻，誰都知道兩位主子們正忙，根本不是能打擾的時候，可是天色已經逐漸大亮，太陽都快出來，他們倆今日還都有正經事兒，不能遲了。清風直跺腳，好幾次都想不管不顧的張嘴詢問，結果裡屋的哼聲忽然揚高，又把她給嚇了回去。

最後還是在薛妙錦的再三催促下蕭燁才結束的，她已然渾身是汗，被褥都黏糊糊的。

她完全後悔了，為什麼昨晚要嘴快，不用問她都知道他這是在報復她。

「快點起來，你今兒不是要上早朝嗎？我之前給宮裡遞了牌子，今日就得去請安了。早知道你昨天回來，我怎麼也會往後再推兩日。」她氣喘吁吁的推著他。

「唔。」他哼了一聲就往旁邊一滾，安然的躺著，閉上眼睛似乎還想繼續睡。

薛妙錦也不管他，反正上朝遲到了也怪不到她頭上。

等她急急忙忙洗漱完畢，床上的人還在睡，而且睡得還挺熟的，都能聽到打呼嚕的聲音。

她頓時氣不打一處來，直接湊過去，毫不客氣地拍了拍他。

蕭燁睜眼，眉頭輕皺著，顯然對於擾人清夢的她很不滿。

「你上朝真的已經遲了。」

「我不去了，已經告過假了。」他低聲說了一句，或許是沒睡醒，聲音還迷迷糊糊的。

「什麼時候？」

「就在歡好之前，養精蓄銳一個晚上，我有使不完的力氣，知道會遲到，所以特地提前告了假。」他回答得冠冕堂皇。

薛妙錦氣得七竅生煙，揚高了聲音質問道：「那為什麼不幫我一起告假！」

聽到她這帶著怒氣的質問，蕭燁總算是睜開了眼睛，他撐著下巴漫不經心的掃了一眼，緊接著衝她放肆一笑，「王妃體力旺盛，昨晚嫌本王不夠賣力，時間又短，今日我便把上朝的力氣用來陪妳了。王妃如今面色紅潤，體態風流，想必方才那一番歡好並不會耗費多少力氣，更不會耽誤請安了，本王怎可多此一舉？」

薛妙錦被他這話噎得直翻白眼，十年過去，這人不僅英年早洩，心眼還比針尖小。不就昨晚她一時口快，把心裡的真實想法說出來了嗎，他就等了一夜，立刻報復回來，還用她之前的話來堵她，害得她連反駁的話都說不出口。

「那王爺最好一直這麼能幹又持久！」她從鼻子裡發出了一聲冷哼，氣呼呼地去梳妝了。

總歸是有些遲了，她倒是不急了，先派人去宮裡說一聲，想必兩宮之主不會和她計較。

蕭燁抒發了體力，原本準備睡下，結果一抬頭就瞧見她換好了衣裳，坐在椅子上梳妝。

她身著正紅色交領上襦，底下是藕色齊腰襦裙，纖腰盈盈一握，外罩一層薄紗大袖衫，裙襬處還繡著振翅高飛的仙鶴，仙氣飄飄又不失莊重典雅。

蕭燁不由得眯了眯眼，美人攪鏡梳妝這種場景，他不知道有多久未曾見過了，更何況今日這美人還穿得如此惹眼，像朵靜靜綻放的牡丹一樣，雖不言不語，卻是花中之魁，無人能夠忽視她的美麗與高貴。

「王妃，今日梳個什麼頭？」梳頭技藝一絕的大丫鬟流雨問著。

薛妙錦期待滿滿的道：「飛仙髻。」

雖然十年後的自己衣櫃裡都是老氣的衣裳，但是身邊幾個大丫鬟們對於美之一道還是非常擅長，流雨梳頭又快又好，手指幾個翻轉，飛仙髻就成了。

薛妙錦從首飾匣子裡挑出幾支珠釵，全都是赤金打造，戴在頭上竟然有幾分異域風情，像是敦煌壁畫上的九天仙女一般。

看著鏡中美貌逼人的自己，薛妙錦的心情頓時大好，把之前蕭燁故意戲耍她的事情都丟到了腦後，紅唇勾起，鏡中的美人也回了一個嫣然淺笑，頗有種亂花漸欲迷人眼的感覺。

她起身，一扭頭看到床上躺著的人正手撐著下巴側身看著她，似乎在出神，心中的虛榮感頓時爆棚，特地提著裙襬走到床前，轉了一圈，「夫君，我今日如何？」



對於她這種臭不要臉又自戀的樣子，蕭燁只是一愣便低低笑出聲。

他還真是有好戲看了，薛妙錦這種反常的狀態竟然能持續這麼長的時間，相比於驚慌，他的期待倒是更多，至少這夫妻生活不再是死水一潭。

當然他也沒有懷疑眼前人換了一個，畢竟同床共枕這麼久，人有沒有變他還是知道的，哪怕學得再像，一到了晚上自然也會露餡，身體的契合是騙不了人的。

「那自然是美的。」

得到自己想要的答案之後，薛妙錦輕揚起下巴，自戀得沒邊了，「那是當然，能娶到我，王爺真是賺了一大筆。」

得意完之後，她轉身就想走，沒想到腰帶卻被人扯住了，用力一拉她便倒進他的懷裡。

「王妃可別急著走啊，是不是有什麼話還沒跟我說？」他攔住她，不肯放行。

薛妙錦微微一擰眉，顯然不太明白，一臉困惑的看過去。

「我都誇過王妃了，王妃應該禮尚往來才是。」

她找了個舒服的姿勢躺好，認真地看過去，視線描摹著男人臉上的線條，最後伸手點了點他的唇，「王爺芝蘭玉樹，貴氣天成，我嫁給王爺也不算賠本的買賣，我們是夫妻齊心，相輔相成。」

蕭燁愣住了，他一向知道薛妙錦這張嘴能說會道，不過很少見她如此直白的誇他，心情一時之間有些複雜。

原本他只是想調侃，結果她這麼一通吹捧，倒有些像哄孩子一樣。

「這是事實，不過本王更想聽王妃說點別的。昨晚我不怎麼賣力，王妃都誇了我一回，怎麼今兒早上我為了王妃把上朝都給推了，卻不聞妳提一句？」

薛妙錦反應了一下，緊接著暗自咬牙。

這個不要臉的老男人竟然又提這事兒，不僅睡了她不幫她請假，還要她為他的服務誇上兩句，得寸進尺的混帳東西。

她閉緊了嘴巴，一副不肯開口的架勢。

蕭燁也不急，手臂跟鋼鐵似的箍住她，不讓她走，氣氛一時之間有些僵持。

最後還是清風等急了，忍不住催了一句，「王妃，再不走就趕不上了。」

「王爺你真厲害，祝你年年有今日，歲歲有今朝。」最後還是薛妙錦妥協了，不過在說這番違心的話時，她的白眼都要翻上天了。

等著，只要哪天時間變短了，她肯定上天入地的嘲笑他。

況且這老男人明顯精力不如從前，否則昨晚怎麼一盞茶的時間就結束了？等以後年歲漸長，肯定更加不中用，她非常期盼那一天的到來。

對於她的表現，蕭燁自然是看在眼裡，伸手拍了拍她的臉，活像個登徒子調戲良家婦女似的，「王妃既然這麼說了，那我一定好好表現。」

他輕嗤了一聲，總算是放過了她。

薛妙錦進宮是有備而來，畢竟有些日子沒來了，她給兩宮的主子都準備了禮物。

景王不是當今聖上的親子，兩人是親叔侄，只不過他親娘死得早，親爹乃是紈褲子弟，非常靠不住，很快就給他找了個後娘，聖上憐惜他，便常常傳喚他進宮，他自小又聰明好學，很得皇上的眼緣，兩人不是父子卻勝似父子。

薛妙錦成了景王妃之後，跟其他王妃一道，幾乎是日日進宮請安，勝似半個兒媳婦。

後宮勢力主要分為兩部分，皇后與戚貴妃，一位是皇上的正妻，占著六宮之首的尊貴，另一位則是皇上的摯愛，三十年盛寵不衰。

這兩位自然鬥得跟烏眼雞似的，已經到了有我沒她的地步，兩人膝下都各自只有一位小公主，至於兒子都曾經有過，但是要麼早夭，要麼病故，一個比一個慘。按照規矩，薛妙錦先去了鳳藻宮。

說起來已經過了請安的時間，往常這時候大家應該都走了，但是今日她趕到的時候，幾位王妃竟然都在，陪在皇后身邊說話，顯然是在等她。

太監通傳之後，內殿說話的聲音就靜了下去，大家紛紛把目光投到了她的身上。薛妙錦一路走過來，身體有些不舒服，早上蕭燁太過賣力了，把她折騰得都快散架了，因此她走路的姿勢有些不自然，行禮過後坐下來的时候還下意識地抬手扶了一把腰。

當時整個人都被對折起來，玩兒的時候很開心，可是結束了才覺得過火，坐上轎子一路顛簸就更加受不了了。

「哟，景弟妹這是怎麼了？」

蕭燁不是皇上親生的，沒有皇位繼承權，與皇上的兒子並沒有利益衝突，不過幾位王爺與王妃跟景王府的關係卻都不大好。

主要是因為皇上對蕭燁太過偏愛，或許正因為不是親父子，皇上用起他來才順手，而且景王這人是真的有才，成了皇上手中的一把尖刀，讓他對誰動手就對誰，忠心不二。

幾位王爺曾試圖拉攏他，但是都失敗了，皇上也更加信任他，這次他出外辦差一個多月就是接了皇上的親自任命，所以幾人更加不對盤。

「我們王爺回來了，有太多的東西要規整，就勞累了些。」薛妙錦眨眨眼，睜著眼睛說瞎話。

她當然不能坦白說，他們夫妻倆小別勝新婚，乾柴對烈火的燒太過頭了，導致她身體疲憊不堪啊。

就這幫年紀已大、容顏不再的母老虎妯娌們，一看就缺少夫君滋潤，若是知道她被滋潤得快發洪水了，估計吃了她的心都有了，真是早的早死、澇的澇死。

不過她這回答在場的人一個都不信，更有那看熱鬧不嫌事大的岑王妃，滿臉幸災樂禍的打量她，話語之間更是不饒人，「景弟妹今兒打扮得倒是又年輕又好看，方才妳進來的時候，我一晃眼還以為回到了十年前妳剛進宮給母后請安那會兒呢。只不過歲月還是不饒人啊，弟妹那會兒可沒有這滿身疲憊的架勢，走一步歇兩口氣，不知道的還以為弟妹被誰打了呢。」

薛妙錦挑了挑眉頭，得，這位主兒還真是惹事精。這話裡話外的意思，不就是說

她被景王給打了嗎？

不過細想一下她也能理解，畢竟由己及人，這些妯娌們明顯年老色衰，勾不住自家男人的心，就以為她也這樣。

今日她一反常態來了個濃妝豔抹，就覺得她肯定是為了遮掩臉上的傷。

顯然殿內不止岑王妃一人這麼想，薛妙錦還看到有人露出不忍和同情的表情來，好似她真的被蕭燁打得快吐血一樣，是為了遮羞才畫了這樣的妝容。

在這個話題上，薛妙錦也不糾纏，主要是岑王妃方才誇她好看，她就不斤斤計較了，反正被誤會的是蕭燁，於她沒什麼大礙。

況且若說蕭燁虧待她，也不算全錯，她是很記仇的，誰讓他只給自己告假，卻讓她拖著疲憊的身子前來請安，真是個狗男人。

「許久未來跟皇后娘娘請安，還請娘娘見諒，主要是侄媳婦這身子著實不中用，前一陣子風一吹就倒了，久病在家休養，內心誠惶誠恐，做了個香囊給您，娘娘您瞧瞧得不得用，這兒還有給九連環要給五公主。」薛妙錦雙手奉上兩個木匣子，自有宮女接過呈上。

一直未說話的皇后接過木匣子，當下就打開了，果然見裡頭放著個香囊，刺繡還算精巧，但是裡面連香料都沒有填，只是一個空殼罷了。

至於九連環就是銀製的，連金子都沒用上，可以說非常簡陋了。

皇后微微一怔，很快又反應過來了，神色淡淡的回了一句，「費心了。」

其他王妃面面相覷了一下，誰都知道景王妃是出了名的有錢，除了有景王爺保駕護航之外，更重要的是這個女人非常有頭腦，很會賺錢。

每次送禮她都是送貴重的稀罕物，這還是頭一回送給皇后這樣廉價的東西，但是又挑不出錯來，畢竟人家親手做的，費了很多心思啊。

又說了幾句話，皇后就揮揮手讓她們退下了。

「景弟妹，妳不要緊吧？要不要招個太醫回王府瞧瞧？我見妳走路都困難，身上可疼啊？」出了鳳藻宮，岑王妃看好戲的態度就越發明顯了，就差指著薛妙錦的鼻子問她被打得多重了。

「無事，大病初癒罷了，我去給貴妃娘娘請安，諸位嫂嫂要同行嗎？」薛妙錦不在意地道。

幾位王妃一聽說要給戚貴妃請安，都面色一變，立刻擺了擺手，各自離開。

倒是方才一直對她同情有加的魏王妃留了下來，不放心地道：「弟妹，如今特殊時期，妳還是莫要去貴妃那兒了吧。」

「嫂嫂們要避嫌，我倒是不用的。」

「行，那妳自己注意，還有保重身體啊。對自家爺們兒該服軟就服軟吧，又不是什麼丟人的事兒。」魏王妃看了看她因為不舒服而岔開腿走的架勢，臉上同情的神色更甚，心裡嘀咕景王下手也太狠了，估計兩條腿都快被打折了吧。

戚貴妃住在宸元宮，匾額上的字是皇上親自題的，光聽這名字就能感到戚貴妃與

眾不同的地位。

戚貴妃極其貌美，哪怕自戀如薛妙錦，偶爾也會被她的美貌震驚到，當然同美貌相提並論的是她的怪脾氣。

她把所有的溫柔小意都留給了皇上，把所有的任性和尖刺都展露給外人，皇上三番兩次為她破例，朝臣們就差沒直接罵她禍國妖姬了，也幸好皇上英明果斷，沒因為盛寵貴妃而耽誤了子嗣，才沒鬧到跟楊貴妃一個下場，被群臣逼死的地步。戚貴妃從來不用去鳳藻宮晨昏定省，相反的，因為和皇后打擂臺，還有不少妃嬪來她這裡拜山頭。她們這些王妃也秉持著兩邊不得罪的道理，每日清晨都是去完鳳藻宮再來宸元宮請安。

只不過之前發生了一件事，淮王妃太過討好戚貴妃，並且明晃晃的表示要站隊在戚貴妃這邊，結果卻被落了臉子。

戚貴妃直接說她不會允許任何女人的兒子走她的路子登上太子之位，不如作夢來得更快一點，甚至還告狀到御前，說淮王妃心懷不軌，被皇上直接禁足兩個月，到現在淮王妃還在王府裡待著呢。

因此幾位王妃最近都不敢再來請安，躲得遠遠的，生怕戚貴妃又發神經，別討好不成還落了一身腥。

薛妙錦很順利的進了宸元宮，相比人數眾多的鳳藻宮，這裡就顯得人煙稀少了，不過卻相當熱鬧。

「九公主，您跑慢些，小心腳下！」

「九公主……」一群宮人追著一個小胖丫頭出來。

那胖丫頭穿著一身紅，跟個紅燈籠似的，今年六歲了，據說是戚貴妃拚著老命生下來的，當年差點就難產去了。

「砰」的一聲，小胖妞直接撞到了他身上，可憐薛妙錦操勞了一早上，本身就走得不穩當，如今還被撞，後退了好幾步，一屁股坐到了地上，給九公主當了靠墊。小丫頭抬起頭，臉上帶著嬰兒肥，不過長得是真好看，可惜是個憨傻的。

清風之前仔細給薛妙錦說過，九公主是難產生下來的，憋氣太久，剛出生腦子就不太靈光，如今逐漸長大，也是只長個子不長腦子，到現在才會說完整的話來。

「喵喵！」九公主看到她，眼前一亮，一把抓住她，開始學喵喵叫。

薛妙錦不由得笑開了。

關於稱呼，她從清風那裡問清楚了，宮裡這些人喊她景弟妹或者景嫂嫂，跟著景王的封號走，唯有九公主跟著她的名字走。

「妙錦」二字聽起來更像貓叫的「喵喵」，當初九公主還不太會說話的時候就先喊了她喵喵，後來她真送了一隻貓給小丫頭，養得油光水滑的，所以九公主特別喜歡她，直到現在看見她也是喵喵叫。

「紅紅最近有沒有乖？」她摸了摸小姑娘的腦袋。

九公主封號昭陽，單名一個鸞字，皇上愛屋及烏，給了她無限的榮光，可惜小姑娘都不喜歡。她喜歡穿紅，給自己取了小名紅紅，身邊的人都得喊她紅紅。

「有，喵喵，我帶妳去看喵喵。」九公主拉著薛妙錦往內殿走，這話翻譯過來就

是——嫂嫂，我帶妳去看貓。

「小九，母妃跟妳說過很多次，不能叫妙錦為喵喵，要喊她嫂嫂，讓旁人知道她跟妳的貓一個名字，別人要笑話她的。」戚貴妃歪在貴妃椅上，並沒有起身，反而很放鬆地看著她們互動。

因為九公主喜歡薛妙錦，所以這位任性的貴妃對薛妙錦的態度也比較好。

「誰笑話，打誰。」九公主還挺護短的。

薛妙錦陪著她鬧過之後，就讓人送上了她帶來的禮物，依舊是兩個木匣子。

戚貴妃隨手打開一個，立刻被裡面的珠光寶氣給震驚到了。

雖說景王妃送禮一向大手筆，但都是頗費心思的，比如千金難求的孤本字畫，或者名家大師雕刻的稀世珍寶，從來沒有如此簡單粗暴過。

這是一匣子簡單加工過的各色寶石和東珠，在光線的照射下，那五顏六色都快晃暈了人的眼。

滿滿的珠寶，少說能打五六副頭面了，而且沒有小的，全是能當主釵用的，價值千金。

戚貴妃險些被自己的口水給噙住，反應過來之後才驚訝地問道：「怎麼送我這些？」

「娘娘也曉得，珍寶閣是侄媳婦的嫁妝鋪子，一向效益不錯。今年得了不少珠寶，我就讓掌櫃的留了兩匣子，正好就帶一匣子給您當禮物了。」薛妙錦說得雲淡風輕，好像真的只是順手而已。

戚貴妃連推拒的話都說不出，因為景王妃說的是事實，她的確富得流油，這不是什麼祕密，她的賺錢手段堪比財神爺，因此不少王爺很嫉妒景王，憑什麼挑個正妻都比不過這位兄弟。

景王妃貌美還能賺錢，一生就生了一對龍鳳胎，被譽為大吉之兆。當然，在得知他們倆鬧和離的時候，這幾位高興得合不攏嘴。

「妳和景王談得如何了？」戚貴妃試探地問了一句。

之前薛妙錦就跟她透過口風，可能要和離，日後還請她看顧一下兩個孩子，並且許諾過會給她好處，沒想到今日就送來這一匣子珠寶。

「我們和好了。」薛妙錦毫不猶豫的回應，並且指著另一個木匣子道：「這裡頭放了幾張食譜，九公主愛吃甜食，但是夏季太燥熱，她又到了換牙的時候，少食甜為好。我找民間廚神挖來的食譜，有鹹味的點心，還有幾道酸辣的菜，可以讓御膳房做給她嘗嘗看。」

戚貴妃愣了愣，還是把東西收下了。

不說珠寶，就這幾張食譜她都不可能拒絕，薛妙錦對九公主一向是上心的。

兩人說了幾句話薛妙錦便告辭了，實際上她倒是想多留一會兒，與戚貴妃討教一下如何哄住一個男人二十多年，還是在後宮佳麗三千的情況下，把這天下最花心的男人籠絡住，想取取經，回去好對付老男人。

可惜她今日真的身子不適，坐在椅子上都覺得大腿疼，還是儘早撤退吧，不折騰自己了，來日方長。